

美丽金边的衣裳

东西/著

佳

新锐作家文丛

莫言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M e i L i J i n B i a n D e Y i S h a n g
美丽金边的衣裳

东西
／
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金边的衣裳/东西著.-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1.8

ISBN 7-5039-2085-8

I. 美… II. 东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880 号

美丽金边的衣裳

著 者 东 西

责任编辑 帅雯霖

装帧设计 雅典工作室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衡水胶印厂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165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085-8/I·917

定 价 18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目 录

勾 引	1
我为什么没有小蜜	42
睡 觉	69
一个不劳动的下午	109
美丽金边的衣裳	120
白 荷	171
原始坑洞	210
城 外	249
天上掉下的友谊	295
闪 过	306

勾 引

我能够去一趟玉兰山，完全是孙科的功劳。你知道孙科在民主路七十八号，开了一加熊掌餐馆，我们经常光顾那里。他的餐馆取名熊掌，其实他根本没有熊掌出售，就连他本人也没见过真正的熊掌。我之所以频繁地出入他的餐厅，原因是我吃过之后不用掏钱。

事情是从一次午餐开始的，当时孙科显得很疲惫。他从包厢里走到大厅，一边走一边看表，然后坐到我的对面。他没有来得及对我说点什么，便把嘴巴和注意力摆到碗里。我想他一定是饿了。但是他仅仅吃了两个饺子，我就看见他的目光从碗边慢慢地慢慢地抬起来，眼珠子像玻璃球滴溜溜地转动。我想他是要跟我说点什么了。

他什么也没说，目光扫来扫去，最后停在一个姑娘的身上。他朝那位姑娘招手。姑娘嘴里露出两排白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走到他的身边。他伸手把姑娘揽在怀里，并在姑娘的左脸上亲了一口。皮肤跟皮肤接触的瞬间，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。许多食客都把头扭过来，看他们两个嬉闹。我突然觉得我有些多余，我站起来准备告辞孙科。孙科抬起头对我说，你想不想去玉兰山。我摇摇头，说玉兰山在什么地方？孙科指着那位姑娘，说玉兰山是她的家乡。我说她

叫什么名字？刘露，姑娘爽利地答道。

我重新坐下来，听孙科说话。孙科说我的餐馆之所以生意好，全靠这些姑娘。现在城里人都患了厌食症，包括我在内，如果没有姑娘陪吃，尽管很饿也咽不下东西。我说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毛病。孙科说餐馆的姑娘供不应求，我想到玉兰山去再招一帮姑娘，我用不完可以批发给别的餐馆。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跟我跑一趟。我说反正我也闲着，你想要我去我就去。

我和孙科、刘露到达玉兰山下时，天空一片橙黄。民居的屋顶上那些青灰色的瓦片，以及高高的玉兰山上的树林，被夕阳涂上一层黄色的颜料。一片飘扬在空中的淡黄的树叶，仿如鸟的羽毛缓慢地从高处落下。太阳西沉晚烟升起。我的目光飞过石巷、民居、瓦顶，落在玉兰山茂密的森林里。我说玉兰山，他妈的那么高。我听到刘露偷偷地笑了一声。我想她一定是笑我说了一句粗话，世界上有那么多动听的话我不说，偏要捡一句破烂挂在嘴边，他妈的真是他妈的。我把目光从山上收回来，我看见一个人像一堵墙拦在我们面前。

那人张开双臂挡住我们的去路，他平伸的手臂和身躯构成一个十字，像田野里臃肿的稻草人。他的西服被膀子牵拉，胸部完全彻底地敞开，露出长满胸毛的铜色皮肤。我用目光征求孙科的意见，看需不需要把拦路的人干倒。孙科拒绝回答，他扭头看着刘露。刘露说表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刘露走到那个长满胸毛的男人面前，推了他一把。那人说

谁叫我表哥？我不认识你。刘露说我是刘露。那人拍拍脑袋，说刘露，啊想起来了，你是山上的刘露。那他们是谁？刘露说他们是老板，一个姓孙一个姓赵。

那人转过身去，在前面为我们引路。他说我拦他们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跟他们一对对时间。刘露，今天是不是四月八号。刘露说不是，今天是八月十五号。刘露说完，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她有意放慢脚步，跟孙科肩并肩地走。她把她的嘴贴到孙科的耳朵上，轻轻地说他是我表哥杨光建，他的脑子有点问题。

推开杨家那两扇略显陈旧的门板，他们都走进去，门板自动弹回来，把我独自关在门外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些多余。我看见杨家的屋角，一只母鸡正带领七八只小鸡归巢。母鸡脚步蹒跚，小鸡们前呼后拥。它们像游子归家，又像某些人物衣锦还乡。杨家的瓦檐上长出一簇青草，青草上开满白花。风像一把梳子，把那些草和那些白花梳过来梳过去。在瓦檐的下面，是两扇陈旧的门板，上面用黄色的石头写满下雨、天晴、木薯、玉米、化肥、水稻等字样。有的字被雨水冲洗过，正在慢慢地隐退，有的字却无法新鲜，像地里茂盛的蔬菜。笑声和灯光从门缝漏出来，我看见黑夜收起翅膀，重重地落在杨家的瓦檐上，落在我的头发上和我的牛仔包上。

一位中年妇女拉开大门，从灯光里跌出。她说小赵呀，为什么不进屋去，他们正在说你呢。我说我想自己坐一坐。妇女走到屋角，把鸡栏关好，然后说我这些鸡呀，每天都应



该生几个鸡蛋,可是它们不知道把蛋生到哪里去了,鸡窝里一个蛋都没有。妇女不停地拍手走到门边,她把一只脚踏在门槛上,头部扭过来对着我微笑。我从她的身边跨进门去。

我看见屋内的一面墙壁上,挂着各式各样的钟,从那些摆动的秒针上,发出一种蚊虫似的叫声。但是那些分针和时针并不指向同一个时间。杨光建问我,现在几点了。我抬头看看我的手表,我说七点五十分。杨光建的目光在墙壁上走了一遍,他说你的表和这只钟的时间一样,这只闹钟是宝石牌的。刚才孙科的表和桂花牌的挂钟时间一样,他比你快两分钟。我说你是专门修理钟表的?杨光建说不是,我喜欢收藏钟表,我不在乎它们准不准,只要它们在走动就行。在我这里,你可以找到不同的时间。我说正确的时间,现在应该是多少?杨光建说不知道。你和孙科的时间相差两分,你说你们谁是正确的?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,只有相对的。你认为哪个时间正确,它就正确,我总是这样对待时间。我说你真是个怪人。杨光建说他们都这样评价我。

玉兰山下的这七八户人家还没有通电,他们靠点煤油灯照明。吃过晚饭,刘露的表嫂梁琴陪着两个孩子先睡。我们听到里间传来孩子的打闹声,母亲的怒吼声。孩子们的吵闹平息下来,母亲的鼾声响亮起来。真正的夜晚从这里开始了。

为了节约煤油,杨光建吹灭所有的灯,夜晚突然显得宽

阔而且沉寂。杨光建说你们听,认真地听一听,对面山上发出什么声音?我听到遥远的地方,传来隐约的狗叫。孙科说是狗叫声。杨光建说不是,绝对不是狗叫,那是豹子的叫喊。我在黑夜里打了一个寒颤,我说都什么年代了,还有豹子?杨光建说有,我亲眼见过。我们四个人就坐在鼾声和豹子声混合的夜晚。我听到孙科那边传来刘露的笑声,笑声像一个个气泡,在我的耳边断断续续地爆炸。我想孙科和刘露现在正抱成一团,并且互相抚摸着。一定是孙科的手碰到了刘露敏感的部位,刘露才会发出那种淫荡的笑。

尽管十分疲惫,但我全无睡意,我希望杨光建说点什么打发长夜。我说你真的见过豹子?杨光建说在玉兰山的对面,有一座青石山,豹子的声音,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我很想纠正杨光建关于豹子的说法,但为了不打断他的话头,我又把话咽回肚内。杨光建说从前,青石山下住着一户人家。一天,丈夫独自上山打柴。天渐渐黑了,妻子还没有看见丈夫回来,于是拉着儿子站在路口等。左等右等,还是没看见丈夫的影子。妻子感到事情不对头,就打着火把上山去找丈夫。她猜想丈夫一定是跌到什么地方了,她一路喊一路寻找,满山都响着她丈夫的名字。

她和你们一样,不相信山上有豹子。但是那个晚上她偏偏遇上了。她看见豹子从一块石头边跳开,然后潜入草丛,她吓得坐到地上,坐了好久才爬起来。她打着火把来到石头边,她看见地上有一滩血,血迹上堆着一撮毛。她捡起血迹斑斑的毛,认真地看。她看清那些毛是她丈夫的头发。

她知道丈夫已被豹子吃掉了。她从此成为寡妇。

孙科和刘露对豹子不感兴趣，他们推门出去。我想他们一定去找个什么地方鬼混去了。屋内只剩下我和杨光建，我的毛发被他说得一根一根地竖起来。杨光建说丈夫被吃之后，他们的儿子天天都到山上去找那只豹子。他们的儿子那时才有十岁。有一天，他们的儿子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来，对他母亲说妈，我看见爹了。他母亲说你看见爹了？爹不是被豹子吃掉了吗？他们的儿子说豹子吃了我爹，我爹的肉长到了豹子的身上，我爹的眼睛变成了豹子的眼睛，我看见豹子的眼睛像我爹的那双眼睛。儿子说到这里，他母亲的眼泪就吧哒吧哒地掉下来。

无论母亲如何制止，儿子还是悄悄地往山上跑。一天夜晚，母亲没有看见儿子回来，心想儿子是不是也被豹子吃掉了，如果找不到儿子，她准备从悬崖上跳下去。她打着火把呼喊儿子的名字上山。那个夜晚，满山都响着她儿子的名字。

她来到那块石头边。她看见儿子和豹子睡在一起。豹子对她嚎叫一声，像是对她呲牙咧嘴地大笑。她轻轻地喊她的儿子，儿子被喊醒了。儿子从豹子的肚子上爬起来，扑到他母亲的怀里。他们母子手牵着手下山。豹子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。他们停豹子也停，他们跑豹子也跟着跑。豹子一直把他们送到家门口，才从它的来路返回去。

后来有一个外地的中年男人，跑来自青石山下的寡妇求婚。寡妇死活都不答应。那位中年男人跟着寡妇上山打

柴下地干活，寡妇一点也不感动。有一天，那位求婚者突然对寡妇说，我是一个猎人。他从外面运来一个铁笼，大约过了半个月，他把那只豹子装到铁笼里。他请八个人抬着那只铁笼和豹子往山外走，寡妇和儿子跟在他们的身后。寡妇觉得那只豹子的眼睛很伤心，真的像她丈夫的眼睛。儿子一边走一边叫爹。他们母子就那么跟着那只豹子，一步一步走到山外。听说，那位寡妇嫁给了那位猎人，他们一直生活到老。而那只豹子，却因为绝食，活活饿死在铁笼里。

杨光建让我、孙科睡在堂屋临时铺成的大床上，刘露则睡在离我们约六米远的屋角的一张小床里。杨光建安排好我们的住宿，便走进里间去和他的老婆和孩子们挤在一块。

我和孙科差不多有六年时间，没有睡在一起了。现在我们都不是六年前的我们，我们又重新睡在一张床上，我感到很不适应。我和孙科是初中同学，他初中毕业之后便不再读书，他炒过股票、干过小偷、参于赌博和边境走私，现在是熊掌餐馆的老板。而我读了三年高中之后，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大学，现在是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。我对孙科说，刚才你们出去干啦？孙科说没有。我说不干是不可能的，让我检验一下。我伸手往孙科的腿部摸去，我摸到孙科雄赳赳气昂昂的鸟仔。我说你真的没干？孙科说没有。孙科反过来摸我的鸟仔，孙科说你也挺精神的，想不想干？我说想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孙科说你对我说实话，你碰没碰过女人？我说没有。孙科说连接吻和拥抱都没有过？我说没有。孙科说你虚伪，你真他妈虚伪。我变得有些急躁起来，

我说我可以发誓。孙科突然大笑不止，他说你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处男。

尽管是暑天，但玉兰山下的夜晚仍然透出凉意，我们盖上一床薄薄的毯子。我们都不说话。孙科一定是觉得我骗了他，所以不想跟我交流。而我又觉得他过于世故，对什么东西都不相信。我真的没有碰过女人，我不可能昧良心说我碰过。我们翻来覆去，床板在我们的身体下不断地呻吟。沉默中，我听到六米之外的刘露也在不停地弄出响声。孙科像是被刘露那边的声音刺激了，突然抓住我的耳朵说，你不是想跟女人睡觉吗，现在你就可以过去跟她睡。我说这怎么行，她是你的。孙科说什么你的我的，大家都是玩一玩而已。况且现在黑灯瞎火的，她也不知道是你。

孙科在黑暗中推我，他说你去不去？我拼命地摇动，连一丝大气都不敢出。孙科说你既然不去，那我只好亲自走一趟啦。孙科掀开毯子，摸索着下床，然后朝刘露那边靠近。我拼命地睁大眼睛，还是看不见孙科的影子，他像一条鱼沉入水中消失了。完全彻底的黑暗，使我想象六米的距离比一百公里还漫长。孙科不凭借任何光亮，要绕开堂屋那些水缸、凳子以及背篓、杂物，而且不能碰出丁点响声，这确实需要有点本领。

孙科似乎是还有别的企图，不像是专门来招女工。真要是招女工，也犯不着到这么一个鬼地方来。在这个没有灯光，六米之外有人调情的夜晚，我的脑海里呼啦啦闪出我的父母、老师、同学以及一大堆的理想。我不停地跟他们说

话,不停地抚摸我的女同学,以此抵抗孙科和刘露制造的声音。我觉得孙科真不够朋友,把我孤零零地丢在床上,自己独个去享福。一路上他只管跟刘露搂搂抱抱打情骂俏。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是一只十足的电灯泡。他让我去跟刘露睡,我怎么会呢?

那边的声音愈来愈响亮,愈来愈富于节奏。我甚至听到了刘露的呻吟和孙科的喘息。我再次把头扭向他们,我的眼珠快要从眼眶里滚落出来。但是我仍然看不见他们,我只是细心地听着。我听到刘露说快点快点快点点点点……我开始后悔刚才没有听孙科的话,如果过去的不是孙科而是我,刘露会发出这么动听的声音吗?

我看见黑暗中划过一道手电光,那是孙科的恶作剧。他打开手电,让亮光照耀在刘露的乳房和大腿上,而他仍然骑在上面不停地抖动。那一刻,我差不多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他们。只是手电光一闪即灭,我看见刘露抢过手电,眼前便一片黑。我拍拍我的脑袋,生怕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是幻觉。

不久,那边为一粗一细的鼾声,他们像是睡熟了。而我怎么也无法入眠。我听到风在门外呼啸,狗在门口狂叫。屋后还传来有人攀爬墙壁的声音。我叫孙科,孙科没有答应。但屋后的声音被风掩埋,变得十分微弱。弱一阵之后又强一阵,像是一男一女在窃窃私语。我怀疑是孙科他们在说话,我又叫了一声孙科。孙科仍然没有答应,我想是不是有人想偷我们的行李。我伸手摸了摸床头,我们的包都

完好无缺。

我看见窗口渐渐地变白，高扬的鸟声破窗而入，屋内的水缸轮廓清晰。孙科回到我的床上，倒头再睡。我爬起来打开杨家的大门，大门正对着一座青山。我想那座青山一定是杨光建昨夜说的青石山，过去它的山脚曾住着一户人家。现在满山绿树翠竹，远远地站立在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。看上去，它比我身后的玉兰山要矮一大截。我在大门口站立的瞬间，天空更为白亮明朗，青石山上的树冠从杂乱中浮出。一大片绿色随风摇曳，整座山像一个盛满绿色颜料的玻璃瓶晃来晃去，一旦倾倒，那些颜料就会向四周流散似的。

我从门外返回屋内的时候，刘露正在穿衣。她那件花格子衬衣已经穿在她的身上，扣子没有完全扣好。她的下身仍埋在毯子里。我在她的床边站了几秒钟，她说你快点走开，我要起床。我说我并没有妨碍你起床。她说我要穿裤子。她说话时，一只手举起她的裤子。我笑着走向后门。

推开后门，我看见杨家的一片菜地，豆角、瓜藤密密麻麻。有一个人正背对着门口，在菜地里撒尿。我知道那个人是刘露的表嫂梁琴，但是我装着没有看见她。我扭头去观察右边的围墙。围墙约有两米多高，上面有一道崭新的痕迹。我想昨夜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，昨夜肯定有人从这里爬进来过。梁琴匆忙地站起来，一边系裤带一边走向我。我说隔壁住的是谁？梁琴说姓张。我说昨夜好像有人爬进来过。梁琴说不会的，那道痕迹早就有了。梁琴

说着,在我脸上狠狠地捏了一把。我想她还没有洗脸,怎么就用手摸我的脸。她刚刚屙完尿,手也没有洗。我用双手捂住她捏过的地方。她轻轻地笑起来,她说小赵,你的脸上长满了骚疔,也不治一治。我的脸骤然变红,我说什么叫骚疔?她说就是你们说的青春痘。只要你跟女人睡一觉,它们就会消失。我知道我的脸上长满了疙瘩,它们一直是我的心病,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它和女人相关。我绕过梁琴,钻进后门。我听到她一直站在菜地里咯咯地笑,像一只下蛋的母鸡。她说玉兰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女人,你千万不要错过。

吃过梁琴为我们煮的早餐,带上必备的干粮,我们开始爬那座高高的玉兰山。刘露的家在山上,从山脚到山顶大约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。我想目测一下玉兰山的垂直高度,但只是徒劳,我抬头所见,尽是奇形怪状的树叶。据刘露介绍,山顶上散居着百来户人家,由于山好水好气候好,寨子里美女特别多,人称美女寨。有的人从生到死,没有下过山,一直生活在山上,像她的外婆、妈妈和姐姐等等。我想孙科也一定是受了这些传说的影响,才来爬玉兰山的。

太阳像是被众多的山尖推出来似的,把它那血淋淋的光线抛下来。我们头顶上的树叶,不断地摇落它们集聚的雨水。我对孙科说跟他走这么一趟,起码要给三千元作为报酬,大学毕业之后我还想读研究生,钱对我至关重要。孙科说钱是小意思。孙科这么一说,我爬山的干劲倍增。我知道孙科从不食言。

爬山的过程中,我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我不时好奇地回望山下,我发现杨家跟张家的那一堵墙,其实并不高。在张家的这一边,围墙上架着一把梯子。一位青年男子正一步一步地爬上墙头,朝杨家的菜园张望。杨家的后门无声地打开了,梁琴从门里闪出来。她仰望围墙上的青年,两手不停地向他挥舞,好像是叫他下去。那个青年依然站在墙上一动不动,双手伸向梁琴,作拉她上墙的姿态。梁琴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,朝青年砸过去。青年一躲闪,石头飞过围墙,落到张家的瓦房上。梁琴再次弯腰,从菜地里摘下一个南瓜,然后抛给青年。青年稳稳地接住,并且腾出一只手来作了一个飞吻。青年抱着南瓜沿楼梯走下围墙。他放下南瓜之后,又放下梯子。我终于明白,昨夜后院的响声,是这一对情人所为。

再往上走一段路程,我看清玉兰山下几户人家的瓦顶,有一只猫从瓦顶上慢慢走过。在杨家屋顶的一角,堆着一把稻草,稻草的中间有一个鸡窝,鸡窝里摆着二十多个鸡蛋,它们在太阳下熠熠生辉,像二十几个透明的玻璃球。一只肥大的母鸡飞上瓦顶。悠然地走向鸡窝,缓慢地坐在鸡窝里。它匍匐阳光之下,一派幸福安详。它期待着它的小鸡早日出壳。

我一直没有认真地观察刘露,原因是她不属于我。与自己无关的人和事,我都不想浪费我的心思甚至于一个眼神。但是在这条盘旋而上的小径上,我发现刘露走路的姿态特别动人。她的两手像两根拐杖,在她不经意的甩动中,推动

她前行。她的臀部结实饱满。她的脸蛋愈来愈红，像秋天里成熟的果。我和孙科的两个行李包现在全压在她的身上，她竟然走得比我们还快。遇到沟坎，她就跳跃前行，像一只灵巧的猴子。她不时哼唱两句山上的民歌，民歌像一把抓挠，抓得我心里直痒。这种时候，我只能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我是一个蹩脚的歌手，从来不善歌唱。我的黄腔黄调惹得刘露和孙科一阵笑。笑过之后，刘露说小芳是我姐，我姐叫刘芳。孙科说还真有个小芳呀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到达玉兰山的半山腰。我已经能够看到青石山的山顶。那些树冠在烈日之下，全变了颜色。一柱炊烟像清水似的，从青石山的树丛升起。我问刘露，青石山上为什么只有烟没有火。刘露说青石山里住着人家。我说不可能。刘露说怎么不可能，上到山顶你就全知道了。

走着走着，我们看见路边立着一间茅棚。刘露说茅棚里住着一位田大爷，第一次下山时，我看见田大爷的头发是黑的，第二次下山时，我发现他的头发全部发白了。现在，恐怕田大爷的牙齿都脱光罗。我建议和田大爷的茅屋里找口水喝，顺便歇一歇。他们采纳我的意见。刘露推开田大爷的柴门。柴门里空无一人，我们坐在茅屋前的木凳上发呆。一串古怪的笑声从天而降，我们发现田大爷就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，他正对着我们友好地笑。

我问田大爷，青石山上有没有人居住？田大爷说没有。我说那边有一柱烟。田大爷说那是女人的白发，不是烟。